

多彩人生

在大漠
扎根成长

□刘君成

六月初,我们四家友人相约畅游南疆,其大漠风光、西域风情固然令人陶醉,但已成过眼云烟。总还有那么一种别样情愫绵绵萦怀,令我不吐不快。

是维吾尔族少年的曼妙歌舞吗?是哈萨克族老人的恬静安详吗?是司机小哥的乐观敬业吗?好像是,是亦非是。噢!莫不是那场阿克苏的盛宴?的确,主人是在边疆扎根发展的洛阳人杰,他从成边英雄华丽转身为集团总裁,为边疆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。酒叙茶谈中的点点滴滴,回荡在脑海,时不时地生出些许感慨,由是记之。

设宴的是我们一行中尹兄同村的异姓侄子,我们几人也都沾光做了叔叔婶婶。尹兄参军时,他还是流着鼻涕的小屁孩;尹兄转业时,他才入伍。因为父亲早丧,靠母亲抚养他兄妹三人,家境不堪供其完成高中学业,使得他到部队的发展无缘走考军校、当军官的平顺之路,而只能走战士、班长、士官的由弱到强之路;退役后留在当地,又走了经理、总裁的由小到大之路。

在部队时,他是比武常胜冠军,他带领的班排总是尖刀队伍。他一度是连营团旅的司训楷模、作战能手,被誉为“大漠雄鹰”称号,媒体还专题报道过他的事迹。看他近一米八的魁梧身材,可以想象在演兵场上的英姿。

他是个至亲至孝的人,把尚还健硕的老母领在身边奉养。

他是个反哺家乡从不忘本的人。去年秋天,尹兄邀我们到他家乡白河镇下寺村看银杏,整个村庄修旧如旧的泥坯房格外惹眼,连尹兄都以为是县乡发展文旅投资搞的,不经意的闲谈中得知,全是他的大手笔。

他是一个对事业充满热爱的人。在兵爱军,在商爱拼。他的微信里有副对联——“展宏图树卫士风采,创大业弘胡杨精神”,应该就是他的写照。也许,他本就是家乡白河山上的一块含金的石头,要经过边疆的雪侵风蚀才能发光;他本就是一颗热诚而执着的种子,如今在戈壁长成了茁壮的胡杨。

我只是在闲扯中扯出他这几个“人”字,真正的他远不止于此。他是钢铁战士,也是家乡人民的骄傲。

人物风貌

安伯是个兵

□王垣升

我的童年是在故事里泡大的,我喜欢听故事,特别是打仗的,关于英雄的,董存瑞、黄继光、刘胡兰的故事我百听不厌。

给我讲故事的人是我的邻居安伯,安伯曾经是个兵,参加过抗美援朝,一肚子的故事如煮熟的饺子蹦跶着,诱惑着我们的耳朵。他也会心安理得地让我们干这干那,我们都“馋”他的故事,对他的话言听计从。

安伯本身就是个有故事的人。听说,安伯当过尖刀班的班长,在部队赫赫有名。他的左眼不好使,是那次阵地战的烙印,一个班的战士留在了那里,他带着伤眼侥幸存活,那是他心底滴血的痛。

安伯有一身带着弹孔的旧军装,每年的八一,他都会拿出来仔细抚摸,站在军装前,人也变得肃穆,像是沉浸在炮火纷飞的岁月长河里。有一年,安伯给了我一个红红闪闪的五星,那是我童年岁月里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。

萤火虫飞舞的夏夜,巷子里清风徐来,我们几个小伙伴早已聚集在安伯家门前的那棵大槐树下。安伯不慌不忙,一手提紫砂壶,一手拿茶杯,脖子后边别一把芭蕉扇,晃悠悠地走过来,坐在他预留的大青石上。安伯抿一口茶,拿出扇子,轻摇两下,故事开始了。我们从故事里能听出安伯对英雄的敬仰热爱,更能听出他对敌人、对侵略者咬牙切齿的恨。

安伯会在故事的精彩处戛然而止,小伙伴们心领神会,有的给他沏茶,有的给他扇扇子,我则乖巧地给他捶背。此时,安伯会语重心长地说,三娃,你爹常年在外,你妈一个人不容易,要好好听话呀!又指指狗剩,别整天调皮捣蛋,不许再去摸你李大爷地里的瓜。还有你小顺子,欺负同学不是本事,要与人为善,团结友爱。安伯的话如圣旨,我们都会听,我们是他的“故事迷”,也是他的“故事兵”。

那些年,每到冬季大雪来临之前,安伯总会带着生产队年轻力壮的小伙子,把村里的军烈属、五保户和鳏寡孤独的房屋修缮一新。飘雪的清晨,我常常是被巷子里扫雪的声音惊醒的。推开大门,路上的积雪已无影踪,远处传来“哗哗”的扫雪声,一个高大的身影在巷子里快乐前行,一把扫帚被舞得虎虎生风,是安伯。路过安伯身边,我一句谢谢换来的是安伯的口头禅“我是一个兵,爱护老百姓”。安伯的风趣幽默温暖着我的求学路。此时,天上飞雪如席,地上安伯浑身冒着热气,一阵刺骨的寒风吹来,我不禁打了个哆嗦,紧紧裹袄,心里已然温暖如春。

后来听说,上面给安伯这些人有很多补助政策,村里也要给他照顾,安伯一听就火了,看不起谁呢,我有胳膊有腿,有儿有女,日子过得也不赖,凭啥要照顾!

如今,安伯快九十岁了,身体依然硬朗,每天用轮椅推着老伴在村里宽阔的水泥路上转悠。

手握红五星,我忽然很想再回到村里,坐在大槐树下听安伯讲故事。安伯的故事温暖了我的整个童年,一直激励着我,影响着我,让我向上向善,勇往直前。

军旅岁月

舍己救人显本色

□朱号斌

西南边陲深山密林中的一片开阔地,四周群山起伏,树木挺拔,郁郁葱葱。一条条小溪魔法般不知疲倦地从山间溢出;一块块水稻田如同孩子们的作业本,横竖有序地摆列开来;一座座并不起眼的小土丘如大草原上的蒙古包,凌乱地虎踞着。土丘上布满了荆棘、杂草。我们这支来自五湖四海的队伍,便在这里安营扎寨。

一个个全副武装如同奔向战场的勇士,雄赳赳气昂昂打着红旗、唱着雄壮的解放军军歌,向着目标进发。部队要进行一场实战投弹训练。

我和战友们隐蔽在一座小山丘后边。投弹开始了,一阵阵震荡山谷的爆炸声不时传进内耳,我们的心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。手榴弹从拉火到爆炸仅仅三秒八的时间,拉火环套在手指上,手榴弹能投得出吗?投不出去怎么办?我们这些从未见到过真手榴弹的河南娃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紧张得如同怀里揣了只兔子,心“咚咚”跳个不停。

正在这时,我听到了副连长点我和另一位战友的名字,顷刻间紧张的心几乎就要从胸腔口跳出来。我俩快步跑向投掷点。

投掷点由三个人负责。一个是指挥投掷的副指导员,一个是负责测量投掷成绩的副连长,另一个是负责记录成绩的连队文书。

当副指导员看到我们这俩“新兵蛋子”时,关切地询问我们怕不怕,并用手抚摸了一下我俩的头,鼓励我们看准前面的目标,用力把手榴弹投出去。我们轻轻点着头,装着手榴弹的木箱盖子被打开了,我

不敢往里看,可又忍不住看了一眼:数十枚手榴弹齐刷刷摆在箱子里。我眼冒金星,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涌上心头。

“听我的口令,小王先投,你隐蔽在右边的掩体内……”副指导员发出了命令。我急忙跳入掩体内,两手使劲捂着耳朵。只见副指导员将手榴弹轻轻递到身边那个战士的手中,而后拧开黑色后盖,从木柄里取出了拉火环小心翼翼地套在那个战士的小拇指上:“预备——”我急忙闭上眼睛,可还没听到“投”字出口,便听到“咻咻”的手榴弹着火声,一股特有的火药味钻进我的鼻孔。我睁眼一看,手榴弹竟然落到我所在的掩体内,“咝咝”冒着蓝烟。我的魂儿几乎就要被吓飞了。突然,一只大手用力把我拉起:“小朱,快出去隐蔽……”

“轰——”震耳欲聋。我和战友从地上爬起一看,副指导员倒在了掩体内,右手的五根手指被炸飞,汩汩向外喷血。“啊,副指导员,你是为了救我去捡地上的手榴弹而被炸伤的呀……”我哭喊着跑了过去。

我们快速把副指导员抬上了救护车,风驰电掣般向医院驶去……

时间很快过去了五十年,可副指导员舍己救人的一幕,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……

思想笔记

橄榄绿的光芒

□彭胜发

在晨曦微露的时刻,那一抹橄榄绿已悄然挺立在岗位上,身姿挺拔如松,目光坚定似鹰。他们是祖国的守护者,是和平的捍卫者,在橄榄绿的军装下,隐藏着无数动人心弦的故事,有坚守,有牺牲,有泪,有笑。

小李,一个来自农村的朴实青年,带着对军旅生活的憧憬踏入了军营。初来时,他瘦弱且青涩,但眼中燃烧着坚定的火焰。每日的晨跑,他总是咬着牙冲在前面,哪怕双腿如铅,汗水湿透衣衫。训练场上,他一次又一次地挑战自己的极限,手掌磨破了皮,鲜血染红了单杠,却从未吭过一声。他说,穿上这身橄榄绿,就不能给军旗抹黑。

记得那次抗洪救灾,洪水如猛兽般肆虐着村庄。小李和战友们毫不犹豫地投身到救援中。他背着年迈的老人,在齐腰深的水中艰难前行,每一步都充满了力量和决心。浑浊的洪水打在他脸上,他无暇顾及,心中只有一个念头:多救一个人,再多救一个人。当把老人安全送到安置点时,老人满是皱纹的手紧紧握住小李的手,泪流满面。那一刻,小李觉得所有的疲惫烟消云散。

在一次边境巡逻中,小王所在的小队遭遇了突如其

其来的暴风雪。狂风如恶魔般撕扯着他们的身躯,气温骤降到零下几十摄氏度。小王为了保护受伤的战友,脱下自己的棉衣给战友披上,自己却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最终,他们走出了暴风雪,小王却严重冻伤。

当他躺在病床上,看着自己冻伤的双脚,内心没有悲伤,只有坚定。他说:“这没什么,比起牺牲的战友我已经很幸运了。我不后悔,因为我守护了祖国的边境,这是我的使命。”

还有老张,一位即将退伍的老兵。他在军旅生涯中,参与过无数次的抢险救灾和反恐行动。每一次任务都是生与死的考验,但他从未退缩。在他最后一次执行任务中,他带领新兵深入敌境,成功解救人质。然而,在撤退时,他为了掩护新兵,身中数弹。

被抬上担架的那一刻,他望着蔚蓝的天空,嘴角挂着微笑。他说:“孩子们,别害怕,这是我的荣耀。记住,橄榄绿下的誓言,要用生命去守护。”

在这平凡的世界里,他们是不平凡的存在。他们在橄榄绿下立下誓言,用青春和热血,甚至是生命,书写着守护与牺牲的故事。他们或许默默无闻,或许不为人知,但他们的付出与奉献,如同璀璨的星辰,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,给予我们无尽的力量和勇气。

他们是祖国的脊梁,是民族的骄傲。让我们铭记这些橄榄绿下的英雄,让他们的故事永远传唱,让他们的精神永放光芒。因为他们,我们的生活得以安宁;因为他们,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。那一抹橄榄绿,将永远在我们心中,熠熠生辉。

心灵深处

叠“豆腐块”

□阿旺

1996年冬,一列绿皮火车把我拉到济南,我光荣入了伍。

我是个大咧咧的人,干不了过于精细的活儿。所以,在新兵连,我非常讨厌叠被子。

一条柔软的被子,要叠成棱角分明的“豆腐块”,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捏、扳、捅、掖……那时我才明白,人为啥要长10根手指头。

对我来说,10根手指头似乎还不够用,虽一直很努力,但叠被子水平始终处在第二梯队。

叠被子是件大事,每天至少要进行一次,这让我非常苦恼。我想,我得努力,不能让一条被子打趴下。

早上叠两遍,中午叠两遍,晚上睡觉前再叠两遍。筷子、牙刷、砖头、板凳……为了叠好被子,我用上了“十八般兵器”。

后来,只要是能叠的东西,我都不放过,毛巾、抹布、餐巾纸……甚至看见营长我都在想,如何将他脸上的肉捏出棱角。

慢慢地,我摆脱了后进。

1999年3月,因工作调动,我打起背包,别齐鲁,入中原。在郑州办理手续期间,我入住一家旅馆,退房时,情不自禁地把被子叠成了“豆腐块”,差点惊掉服务员的下巴。

时间过得飞快,转眼到了2008年。这一年,我要退役了。

今年12月4日,早上6点30分,营部的司号员再次把起床号准时吹响。我穿上衣服,三下五除二,“豆腐块”就又稳稳在了我的床头。

中午,会过餐。我回到宿舍,拿起背包绳,三横压两竖,给了“豆腐块”一个五花大绑。扭过头,我突然觉得,脚步很沉,鼻子很酸,背包很重。

到今天,我离开部队已近16年。这些年,我还一直保持着整理内务的习惯。我与家人“约法三章”,物品要分门别类,摆放要高矮有序,环境要干净整洁。

一天,女儿起床后没叠被子,让我大发雷霆。她看着我,说:“爸,我发现了,你最爱叠被子。”我对女儿的评价不屑一顾:“我最爱叠被子?那是我当年最讨厌的事,看来你还不了解为父。”

又一次,她还是没叠被子,我再次怒目圆睁。她说:“别不承认,你就是最爱叠被子。”我被噎得哑口无言。咋可能?这明明是我讨厌的事。

后来,我明白了。叠被子,我练习了12年。脱了军装,它还是我生活的一部分,忘不了、丢不掉。

对我来说,叠被子究竟是讨厌,还是最爱,似乎没有答案,但必须承认的是,环境是最好的魔术师,习惯可以改变人生。

我家北面不远处,驻守着一支部队,我常从那排营房边走过,每次听到里面传来“一二三四”的呼喊声,我总会笑着对自己说:“回家整理内务,把被子叠成‘豆腐块’。”

我终于明白,无论是讨厌还是最爱,都源自那段让我魂牵梦萦的岁月。